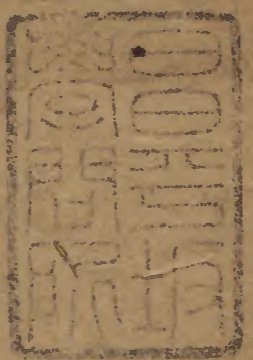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廣十二

枕譚 猥談 語怪 異林 群碎錄



漢書門	三	三	三
類	一	一	一
號	四	四	四
函	六	六	六
架	七	七	七
冊	二	二	二

內閣文庫	漢書
三	三
七	一
函	四
一	六
架	號

內閣文庫	漢	3146
冊數	32	(12)
函號	370	41

戊集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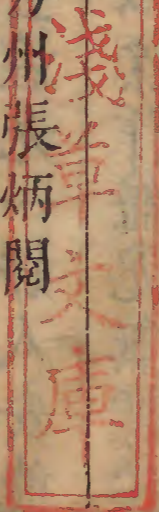




枕譚

華亭陳繼儒撰

秀州張炳閱



吾黨讀古人書往往承襲紕繆至有近在目前可
以意解者乃不能互相揚摧殊足邪揄偶與兒輩
洗鴟而譚之隨譚隨錄藏于枕中

張玄

晉書謝安傳謝玄北伐符堅下遽云安與玄圍碁玄
上去一張字讀者知為何玄耶按張玄與謝玄同名
人號南北二玄

枕譚

新都

後漢書志注王莽新都在南陽今蜀之新都非莽所

封

重較

漢世有諺語云仕進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

舉案

孟光舉案齊眉說文案几屬也用修引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為青玉盃且云孟光一婦人安能舉案則用修以案為今案卓耳以案作盃尤無據按

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則是

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為几屬耳或于

案中別寘噐或竟寘食若孟光則力能舉石臼而況

一案乎

曹娥碑

按世說注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德祖未嘗渡江

麥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菀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為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為二

字也當表出之

太形

楊用修引列子太行為太形此亦一證

條脫

條脫臂飾也一作條達又作跳脫蓋傳寫之誤也

歟烏

傳言羿日落九鳥鳥最難歟而一日得九言歟之捷也後世遂以為日謬矣

盜竿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竿竿者五音之長竿唱則眾樂皆和大姦倡則小盜和故云盜竿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故也

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頭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音髻義同

伊傳

秦漢前書文多況喻伊尹負鼎于湯謂尹有鼎鬲之才也橫義者遂以為庖人誣矣說築傅巖之野築之

爲言居也猶卜築之築求之而不得遂謂起于版築
雖孟子亦云誤矣

狄香

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
謂之香薰履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爲秋
香太謬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瓊對紫濛人多不
知出處按晉書慕容氏邑于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

是時宋遼方結好故臣僚送別紀行之詩略不譏
刺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註云紫濛虜中
館名妄猜語耳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
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
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
有註唐音云二庭未詳如此尚未核何以註爲

叱撥

唐詩紫陌斷嘶紅叱撥叱撥馬名

偶語

漢高帝既定天下未嘗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偶語以甯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叅至陳平等九人以十二月甲申以次而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封雍齒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相繼而封然則曹叅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偶語輩僅陳武等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甯侯之

流辭未可知也

子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遂

遂與歲通用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又古作

廣文選

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稽叔良撰而廣文選妄改良

充潭

作夜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
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
玉而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
人史具有姓名而踈謬如此殊誤觀者
服妖

晉傅玄奏議云妹喜寇男寇桀亾天下何晏服女服
亦亾其身内外不殊王制失序此妖服也
弄

南史東昏侯被弑于西弄西弄宮中别道如永巷之

類是也元美遊洞庭山記載風弄卽衙也人多不知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詞仁
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
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爲慈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
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
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木

之在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
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五大夫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而不知始皇上泰
山封祀風雨暴至休于松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
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可證千古之謬

町疇

詩町疇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云町疇禽獸所踐
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不歸町

疇之地踐為鹿場非謂町疇即鹿場也按左傳町原
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
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町疇皆說田野

罍罍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為罍罍其誤如此按漢書
罍罍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于下又按劉
熙釋名曰罍罍在外門罍復也臣將入請事于此復
重思也今之罍墻也

青荇

史記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
不言何人初學皆不知按呂覽襄子馬却不前時事
則青并也
措大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四說其一以士人貧
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名之
又曰鄭有醋溝士人多居其溝州之東以甲乙名族
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皆謬曰謂其能
舉措大事而已

蔡邕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書悉以授
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
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
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可知此可補
傳缺

聾虫

淮南子馬聾虫也用修以為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
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聾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聾

也也

鏡聽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左袒

為劉左袒為呂右袒昔人頗以絳侯為失計者王應麟曰考之儀禮鄉飲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故觀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之計已定若為呂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寔

則云淖齒弑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作亂從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若以袒右當受刑則市人從討者亦當刑耶應麟自為得情而不知其已屈于陳氏矣是皆未得情也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歸劉而不能無疑于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間有遲疑未決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

先潭

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卽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

落日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
卽所謂夢中覓鬼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
淺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佩魚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爲李也武后天授元年
改佩龜以玄武爲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蓋開元中
復佩魚矣

銀鐺

銀音狼銀鐺大鎖也後漢書崔烈以銀鐺鎖今多誤
銀作銀至有銀鎖三公脚刀撞僕歟頭之句其傳誤
習舛如此

檀暈

東坡詩絞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
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
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着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
何也

洗馬

洗馬洗先也。騎而為太子先導也。

丈夫

按禮十尺曰丈夫。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其智膚敏弘教也。

鞞擊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鞞擊以為盛。其義何居。按樂府云齊人本好鞞擊。相犯以為樂也。

宣室

淮南子紂拘于宣室。悔不誅文王。則宣室乃繫所。漢不宜名齋殿。

官燭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煙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疑是蜃脂所成。

鳩杖

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玉鳩。鳩不咽之鳥。蓋取不咽也。風俗通記漢高故事恐未可據。

令甲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然攷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
當有十卷

茗

古傳註茶樹初採爲茶老爲茗再老爲荈今槩稱茗
當是錯用事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人多不知按帝王紀云少昊
崩神降于長流之山于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

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蓋以中書省爲有鳳池也
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
鄭谷集宋人猶襲之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爲分至啟閉必書雲
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
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

冬至獨用書雲蓋指此

神灑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灑、湧山椒、神灑字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即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為雨也。

裕眠

楚辭遠望兮阡眠、呂延濟曰原野之色也、按說文裕眠山谷青裕裕也、則阡眠字當從裕眠。

萬城

左傳方城以為城、方本万字訛耳、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引境萬里、故曰萬城。

亭候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候、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按无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候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住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鳥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悅。

令天下亭障皆畫鳥下句用此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也在

書家為難

類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今或盡作費宮者非宜作

璜宮

趙九齡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

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土不能用而

虜以實偵知之矣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

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明日虜即退師當

時但以爲却敵之功而不知九齡之力蓋陰庇之也

任誕

世謂任誕起于江左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

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撒滅風雅鄭

果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化

而成土幸見取爲酒甕實獲我心矣二子蓋劉阮之

先著鞭者也

柰

方言吳有柰娥之臺束替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柰娥之房柰卽七也大玄七政亦作柰褚河南書枯樹賦亦作柰

笨

笨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籌肥大時或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粗笨之語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知笨字乃書作益而以音發之噫

諸葛豈笨者耶字尚不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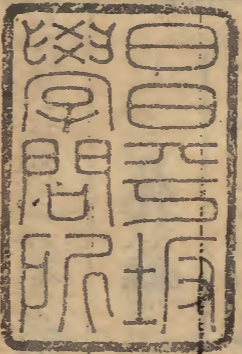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臯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爲佐化益卽伯益真成卽直成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乃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

知文成用此



猥談

吳郡祝允明著 李孫枝閱

李公

永樂初饒人朱季文進所著書楊文貞輩請答其人
火其書近成化末司馬御史提學南畿得予婦翁李
公琬琰集舊刻命學徒翻贍之衆請即用元本登之
本司馬從之李故假諸督府經歷吳宣宣大怒疏于
朝言李某以壻祝允明在學假書令浸潤司馬某事
下所司立案而已後見周原已院判笑謂予翰林舊

有一可笑事今得吳經歷本作對矣一大將乞翰林
某人書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
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蒙委領某翰林文字
為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
誑脫彼此一笑而已以文墨事見之疏牒前有子翰
林後有子也又後數年無錫有陳公懋者註書與朱
子反亦上于朝上命答而遣之予謂又與朱季文
為對子也

上父書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
仁可知禮右八句末曳也字不知何起今小兒學書
必首此天下同然書坊有解胡說耳水東日記言宋
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又說郭中曾記之亦未暇
檢向一友謂予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句上上
謂叔丘人各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句乙一通言一
梁紇小生八九子佳句八九七十二也言弟子作仁句作
也可知禮也仁禮相為用言七十子大槩取筆畫稀
少開童子稍附會理也

文字

文字中稱完顏氏爲大金承襲誤也蒙古自稱大元我朝作者何曾予之以大今應云胡金爾文字門稱都御史爲中丞府尹爲京兆之屬當視語勢如何若結銜之際亦欲異衆書從別代或妄更變非也如官吏部屬書尚書吏部郎中曾攝使假一品服還尋繳納書賜一品服憲臣出巡易地名如巡按貴陽至如領鄉舉書浙進士賜進士不書出身同出身但書第字爲府縣學生書郡庠邑庠或長庠吳庠之類不知

可乎

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非爲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爲重而更重所謂號大可笑事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唯農夫不然自閭市村隴嵬人瑣夫不識丁者未嘗無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見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愚哉愚哉予每徇人爲記說多假記以規

諷猶用自愧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
乃發媪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
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
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判語

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瓦屋雨下和泥及丁謂
判木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削凸見心人稱之郡守
邢公判重造郡門鼓狀云務須緊紉密釘晴雨同聲
又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
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乎吏白當如何
守曰前後不露邊圈乃不覺一笑

破題

宋末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
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閒在繡緯下破云時
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
無感心吳歌題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
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
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

狂言
四
媽。只。要。光。光。鏝。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
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狗。利。而。忘。
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狗。公。而。忘。私。又。強。欲。以。
樂。人。之。樂。

俗儉

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
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合又不解鎔蔗糖亦刻木
飾其色以代匱一容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
祝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更胡盧也

歌曲

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
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填換而
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槩較差雅部不啻
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一時
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最蓋視金元製腔之時
又失之矣自國初來公私尚用優伶供事數十年來
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南戲出於
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

有趙閔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歌唱愈繆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音者七音律呂腔者章句字數長短高下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後七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爲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具愚人蠢工狗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逐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之傾喜之互爲自謾爾

土語

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皆繆云也此本金元闌闌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卽男子旦曰粧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略言之詞曲中用土語何限亦有聚爲書者一覽可知

智者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宮曰老子已在此矣

者意益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者
曰不是者箇老子官曰正是者箇老子者又白如前
官終不悟卽叱之退曰者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
何智術之有

無故之死

人死有輕於鴻毛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大抵官
府最多漫記二事京師人產兒一頭兩身棄諸野一
丐取示人以乞錢俄頃觀者牆立聞傳於邏廠中人
白于內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更恐其擾攘也逐之

丐提孩去明日內旨取看火甲覓丐與兒皆亡矣懼
卽自經家獨一妻懼追捕亦縊一戶遂絕又二人遇
於途甲沈醉乙半酣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
見之亟白于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
於外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
故潛起而逸歸家已大醒謂其妻甲毆我明當訟之
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賂棄屍箠楚之
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于郊一人醉而來衆
前撲殺之昇入葦室乙詣甲喧將訟之甲與飲納之

賄乃釋甲復思昔者所由固知爲我殺人今若此曷
不白之官因邀乙往首實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
棄市若漕卒牽夫公役輩無故之死又尋常事耳

癩虫

吾鄉都生自外歸裝有水銀一小篋箱箱上書一銀
字爲識舟人以為銀也乘其醉縛而沈之南方過癩
小說多載之近聞其症乃有癩蟲自男女精液中過
去故此脫而彼染如男入女固易若女染男者亦自
女精中出隨精入男莖中也若男欲除蟲者以荷葉
卷置女陰中既輸洩卽抽出葉精與蟲悉在其中卽
棄之精既不入女陰宮女亦無害也此治療妙術故
不厭猥褻詳述之今南中有癩人處官置癩坊居之
不以貴賤知體蘊癩者家便聞官隱者有罰焉

驢姦

曩時婦人與狗姦事有公牒人皆知之又闕媪事予
記在語怪沈休文宋書凡有兩事又近數年有驢姦
事漫述之燕京小民三五家共築一土室買一驢室
中置磨各家有麥共往磨之一日三婦磨麥少休驢

舒息久之游騰其勢婦下劣戲言我輩能當之乎一
往就之畏卽已一繼之不勝而退一哂而往稍縱焉
畜遂訖事畜去而婦斃焉此等事如漢濟北江都王
及僧祇律獲猴精舍比丘難提死馬等甚多宇宙之
間何所不有

丐戶

奉化有所謂丐戶俗謂之大貧聚處城外自爲匹偶
良人不與接婚官給衣糧而本不甚窘赤婦女稍妝
澤業枕席其始皆宦家以罪殺其人而籍其牝官穀
之而征其淫賄以迄今也金陵教坊二十八家亦然
奉鑾趙之祖齊氏室所生也

新人

走無常

武林朱煒闕

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
蓋與私人期而爲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爲計姑
以女暴疾辭而來償固已洞悉之矣壻家禮筵方啟
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逆者至寂然主人扣從者皆
莫能對償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不覺一笑
而已

猥談終

蓋與時人附而為巫引之此宋語且宋人莫為指故
城中有女持繖際開富室及附來與其父共文酒其
奉化縣人謂巧戶俗謂之大貧聚處城外自為四個
奉靈識之斷齊丹室河主也本不甚窘亦婦女作狀
之而丑其對讓以或今也金刺幾世二十人來亦然

語怪

吳 祝允明著 武林朱煒閱

重書走無常

鄮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以問邑博熊君君即
鄮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為常或人行道路
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
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
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
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

語怪

承牒行事，事訖即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年歲未的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來爲鄴都令，下車左右請謁鄴都觀觀在鄴都山居邑外，且山勢穿巍岑，遠草木蔚密，觀奠其陽，殊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官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卽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尤和初至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

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尚有於謁禱邪，然固當一往視之。然後毀除，卽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人危級甚，遙入中門廣庭，脩廡堂殿宏麗，尤畧無瞻揖之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言伺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鞵而僵。尤蹴開顧左右，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怒，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施此風，妄云云者，應加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

自起問之可驗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卽死矣奈何尤
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曰望公姑任之伺
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
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
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
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
攝尤睦文牒已具卽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
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蓋睦卽其弟也因扣其
室廬何似童述之卽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邪

曰其家有犬瘦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
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瘦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卽
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
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逮同趨徑歸於鄴
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旣至後不與我事卽俾我返然
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人訊
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謝且欲加
整飾官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
麗特其外無坊表之建棹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

諸暗弊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鑱之石立觀中以示未
信今猶存焉

靈哥

靈哥事海內傳誦殆百年矣景泰天順間日溢于耳
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亦有言其已
泯或言其本由假託者然謂其散泯有之盡以爲僞
恐不然予兒時則聞諸先人等且其物爲性最軟媚
往往與人纏綿締結託爲友朋昔景泰中有雲間張
璞廷采成化間有吾鄉韓彥哲皆與交密張仕山右

一學職爲先公言曩入京師謁之設酒對酌坐間爲
張至家探耗頃刻已來言其居室之詳及所見某家
人聞何語言見何動作報以無恙張筆於籍後按驗
之無錙銖爽也頗與張言其身事謂在唐時與二輩
同歸學仙處山中甚久師後以二丹令餌之戒餌後
無入水既各吞之皆躁甚肺腑若烈焰燒炙彼不能
忍竟入水浴卽死予則堅忍後復自涼乃獲成道迄
今當時張循其言領畧其意彷彿似謂其師乃呂公
而二物者似一猴一鹿已則猴也韓初以歲貢赴銓

時祈兆於彼得驗且言韓當宦游其地後韓果得同知德州與之相去不遠每事必諏之無不響荅其所處在魯橋關旁民家一室不甚弘密外設香火帷幕其內凡荅祈者自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蠶蠅稱人每尊重仕者爲大人舉子爲進士公士庶或曰官人大率甚謙遜而善媚往往先索取土宜禮物指而言之或辭以無則曰某物在某箱篋某包襪有若干分幾以惠何不可也往往皆然故人輒驚異奉之至語禍福或不盡驗或曰其物已往今其家造僞耳

蓋初降時因其家一婦人凡飲食動靜皆婦密事之與之甚昵非此婦不語食或謂亦淫之蓋似亦有採取之說此婦沒後家仍以婦繼之然不知其真也又聞之先朝因旱潦嘗令巡撫臣下有司迎入京師託之所禳其物亦處于驛舫比至京不肯入城強之不從因問既來何不一入覲天顏荅云禁中葵狗異常我不可入竟默然歸人以是益疑爲猴狐之類云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婿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

言性 五
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
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于神吾二人果有私乞
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為謾衆而已神固何知行
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
之始得於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著不解
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長安街鬼

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為南京尚寶卿居西長安街
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爨室取湯水聞婢呼

喚聲良久姑來問之云有二皂隸青衣搥喝謂汝何
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之將撻婢固推拒久之
竈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珍麗狀若
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供侍婦問故皂言婢犯禁
故婦曰罪固應爾姑惟宥之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
旁又隨一皂傳命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婦不暇
諦察得脫奔迸而來矣

捉鬼巫

北濠之東有一巫人呼為某捉鬼嘗為人送鬼自持

呪前行令一童擔羹飯香燭紙錢從之既行童覺擔漸重愈前愈重至不能任巫乃令置之地取紙燒之以驗見紙上黑氣一道卓然如立巫曰此冤鬼難治與童皆怖甚舍擔疾趨而前鬼奔逐之至前轉角三家村巫大叫一家出救扶歸其家既而與童皆死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

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即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踣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臆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

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

福菩薩

東海傍人有步於海濱者得一初生孩意爲私產所棄已且無子漫取歸昇其妻畜之兒無他異弟合眼不開久之以爲盲其人曰雖無目吾既取之不忍復棄之死地比長不肯食葷誦佛經號出家僧行甚高遠近投禮號福菩薩至高年乃坐而命其徒告以將逝復集衆叅禮師卽口吐三昧火漸出次七竅中出火以自焚焉

鬼治家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離其家凡家有所爲鬼語於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第不見其形聞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女婦試言宿火于缶伺其言而啓燭之既而復語婦急發火第見黑氣一道直起三四尺其上彷彿如人首迤邐行去

常熟女遇鬼

常熟一中人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闕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動心目應之既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可託暴疾遽入房我當隨以入女又諾之既入門聲疾痛逕趨內寢少年已躡踵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既少年卽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粧束出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扣之始諱既而少年屢至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知爲妖亦無以卻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是還往數歲踪迹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不知後終何如時弘治末所聞也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墻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

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八字久之至岐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卽墻頭女也正相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爾自忘之今日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之歡爾何以驚爲少年曰汝何自知吾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蓋適尾共同輩行得之諸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翁嫗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鑰其戶逮歸不

喚翁嫗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寤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諦翫之殊倍媚媯新粧濃艷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嫗已寢子將往爨室取飲食女言無須往我已挈之來矣卽從案上取一盒子啓之中有熟鷄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殺哉猶熱也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斬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將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旣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嫗云而子必

誘致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及二老奈何翁嫗因
候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嫗愛子甚不驚之明
日呼子語之故戒諭之曰吾不忍聞于官令汝獲罪
汝宜速拒絕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當忍
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絕之而
牽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知之殊不畏
避翁嫗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
展轉達於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伺訊鞫即自承伏
云云然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祟非人
也不下刑箠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
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迎謂曰汝何忽欲綴吾
衣邪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即付之翌日復於
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裾子之剪歸女復迎接
怒曰奈何又欲剪吾衣裾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
予之又復于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
其家女已在室知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
乃返命于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以取
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飈盆而下雷火

轟掣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問
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綵色子具言如是如是
其外內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
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
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卽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
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如常時吾自
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
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
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
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邪公亦何
垂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
欲罵之遽起入內急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
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其
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
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攢
諸桃園中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
妻云云其當是吾女邪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
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應

之既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二百輩護行，守與羣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卽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竅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卽斲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蓋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縶，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

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橫林查老

毘陵之北地曰橫林，有查老者居之，年踰五十而死。死後，覓歸於家，不見其形，但空中言語，其音卽查之素也。凡家事巨細一一豫言之，其當行其當止，點檢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貨殖獲利爲事，不誤而無失物之虞。家因以致富，外人過謁者亦聞其言，至於設宴邀賓，亦陳一席於主位，以爲查席。仍聞查言勸酒留客，等了了分明，久之入亦

不爲異也如是及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
泯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槩一
二祠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琰決之神許則
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買
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浮
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
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

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
頃盒浮起視之兒活於中無恙蓋神鑒其誠閔而貸
其債也盒外濕而內中故乾其他類此故多

水寶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
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
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
庸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母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
漫言湏十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湏二十金

回回曰諾卽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
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
回曰諾卽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
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
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已逗留數日
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卽挺兵相
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卽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
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卽昇出將去守令
問事旣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邪回回言若等知天
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
下唯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邪二寶
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
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
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兩身兒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著兩面向外其
首如雀其陰皆雄

語怪終

辨詰畢，以并...
...而...
...自...
...不...
...可...
...天

異林

吳 徐禎卿著 武林朱煒閱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
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
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彈結予所最徵實者吾
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親詳
其事故疏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温州未期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

異林

其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荅云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旒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絲衣踴躍舉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荅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荅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

鋸卽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卽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嘗識一黃生閩中人也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子今坎珂吾當代卜卽見復也玄敬喜諾卽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

異本
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卽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縣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並有山文高本貫

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微或然今何公爲南大司馬玄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周某閩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旣不達又復無子以是怏怏求禱於神卽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旣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爲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異人

雷逢頭者名太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爲書生好道術

入沙門游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敝衣蓬
首行若飄雲人或於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
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
寐一室扃闔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宮咸因鎖鑰
每鷄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
宮矣荆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
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矣
曰雲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廣東
編戶遼東應役王憊然不悅曰今日幸幸至人願乞

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
勝怒密遣人繫之喫以狗血遂裹以革令厭之桎梏
置獄欲殺之夜半忽不見成化末不知所終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
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
枉過乞遂借行翁許之湏臾至一山下草菴中成賓
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
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
顧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

視屋梁上懸榻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
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爲歛不陋
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
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掇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
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旣相愛吾當搨之耳旣覆之以
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卮邇
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
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
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

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快而
歸翁後以壽終于家云

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游於襄鄧河洛之
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詭且詈競爲之
結小髻每搖首則髮理如櫛復爲結之如螺然滿頭
時人呼爲疙瘩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方晨汲
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之復履江
去弘治已未相傳於隴右白日上昇而去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叅議江西時每聞道院

異林
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羣遠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邪？」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于里塾。又令黃冠輩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滃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爲之。」

異林
六

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衆驩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卽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喫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荅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寢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着弊衲不易寒暑性好舖餒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爲喫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欸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肉卽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吸水遽足奉林飯曰和尚飯乎卽飽飮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趺坐道上有

一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時造其家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我欲行矣不爲他人作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輦之而去間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玄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顙門圓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朗異常竟莫測其爲何如人也

張刺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爲華州掾嘗從州太守入

華山謁陳搏先生先生叙賓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之悟也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蕭如也先生與之揖而坐焉道人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贖道人卽探出棗三枚顏色各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守太守愈不悅持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於先生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

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太宗時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卽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淡遍海嶽間求訪之後于秦中邂逅宣述聖意企仰道真乞廻鶴馭以慰睿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駕予當繼至耳既而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之曰何爲是道曰能食能糞此卽是道帝不悅曰卿有仙術爲朕試之以爲榮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豎昇一甕來卽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卽投足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

各持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印水在在俱足隨呼而應莫知所爲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可更窮造化之道張公曰諾卽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噴於中庭頃臯變成巨川間岸沙際橫一渡舟張公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去不知所之尋視庭際了無波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公其能鏡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瘥

藝術

胡宏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
秘術子可受之但不營仕乃可免禍耳宏曰謹奉教
遂以卜筮授之發無不中有卜者每聞宏作卦輒從
鄰壁中聽之其說皆按易占無詭辭後知之遂不說
易但言貞咎而已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宏爲設卦
曰家有狸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狸形必大可
稱之得幾斤曰七斤許曰富及七載狸奴當去何能
久也及期狸果去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屍撐

于門莫知爲誰主人懼不敢啓肩踰垣而逃卜於宏
宏曰有府胥姓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
得其人懇乞再三曰誠不敢諱是予某親非有宿嫌
求棺耳召其子遺以金帛禍乃解嘗經吳閶門都彥
容家將戒舟有唐貢士者偕其友三人來宏曰公等
何爲曰行藏未卜幸先生教之曰草草不暇行當總
筮之卦成宏折而論之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
中乙科唐君後必爲御史後悉如其言平生占驗甚
多每筮一卦則受金半兩以壽終於家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
事方書中輒神異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誰當擒之
即可療惡少果環執之可久砭其腎犬臥良久差有
羣少戲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牖躍入室曰召可
久診視之不驗則羣躁之強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
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朱彥脩嘗治浙中一
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脩技窮謂主人曰
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
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迎俟至葛公方

與衆博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瞠目視之曰爾何
爲者使者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客行亦不返
舍遂登舟比至彥脩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
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援針刺之應
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吾爲朱先生來豈
責爾報邪悉置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癱疾彥
脩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尚可刺彥脩曰雖可刺僅舉
體半耳亦無濟也家人固請遂刺之卒如彥脩言彥
脩且計日促之行曰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二子治

驗並顯

夢徵

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其友王溥武昌人也計偕而來嘗同旅舍禮試已畢比將徹闈中丞夜夢入府院中左右文書狼籍滿案有一文秩卽啓視之乃試錄展覽始末悉便記憶既覺卽與溥言曰公等成敗吾已卜矣溥戲詰之具白其故溥曰當有溥名否曰無也曰武昌一郡當得幾人曰合有二標一在通城一在江夏溥曰誰爲第一曰當是吳人又問其次曰海

南丘公雅所稱賞是其人也溥曰頗憶其文乎便了了誦之一無遺脫且曰曩論式唯是一篇今歲文場當有聯壁溥笑曰公言若驗可謂通神旣而溥果下第第一人乃是松陵趙寬廉使其次卽今孫光祿交蓋丘公門士也謂二標者通城劉紹玄江夏許節檢閱文錄得論二篇其他記誦不爽豕亥溥大驚異知公非常人矣又明年溥始登第尋亦仕爲南康太守

飲客

曾公察偉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

異林

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備置廳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備中乃邀公飲竟日備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輦從送歸第屬使者善待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輦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旦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懵然無所荅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三致和者善深於脉理診之曰夜半當絕

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乃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求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頃臾鼻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女士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宮爲給事中孝宗皇帝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

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爲第一弟。溥爲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薇。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衮衣。時競傳誦之。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瀆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稱。然性踈朗。不

忌客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傳者數篇。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豈。花開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草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春來又放舒。真欲與文姬羽仙輩爭長。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紫霞。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煙鎖吳城

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
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金陵妓者徐氏亦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
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袂衣。亦為清唱。

鮑賽賽辰州人。年十五。隨父耕畝。歸遇虎攫父去。賽
賽操刃追之。相持良久。竟斃于虎。又沅陵縣民吳永
華。女名木女。年十三。與姊入山采薇。遇虎攫姊去。木
女操杖追之。虎俯首閉目。若伏罪狀。姊乃脫。竟斃。木
守聞而嘉之。賞以米帛。

物異

弘治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次
年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
瓜苦。蕢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叙州楠
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茗茗滿枝。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
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
作。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

異林
墜啓視之火礫五枚歛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
州災漢陽災

弘治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
百餘所徧地竅發如甕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
幾成川河迄望夕猶震搖不息人民逃散

弘治戊午夏六月十有一日姑蘇錢塘二郡川湖池
沼水忽騰沸高可二三尺良久始復是歲温州泰順
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箒色雜粉紫
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沈雷從東北去修武縣東岳河

北忽有黑氣聲如雷隱隱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
溫黑石一枚良久乃冷

鄒魯爲蕭山令性苛暴有何御史者老于家魯殺之
其子求爲報讐魯嘗飲一玉杯甚愛之一夕置几上
杯忽自躍墮地而碎魯惡之明日難作

想文無錫人弘治己酉秋赴應天試几上筆忽自躍
是歲魁榜第二人

弘治中灤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爲異偶過廨宇見
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鐵灌

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于庭兩脇有甲毛
從甲孔中出角栗形纔及犬大崇明民家于海中設
網忽獵一獸如犬黑色置家池中善盜魚患之驅而
入海行甚捷海水爲之披躍乃知爲犀也

異林終

群碎錄

華亭陳繼儒著 于之英校閱

他石可以攻玉衆壤可以益岱讀書者卽一字一
語何忍棄之故題曰羣碎群碎王右軍語也陳繼

儒記

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于人爲門生故史記曰
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耳邊風杜荀鶴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
邊風

群碎錄

君石金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
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
也

前漢書丙吉傳吉為廷尉監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
女徙胡組命乳養之及組目滿當去曾孫思慕之吉
以私錢顧組又南史武陵王紀以金囊擲游擊將軍
樊猛曰以此顧鄉送我見七官謂梁元帝此古用顧
字

陸放翁問蜀人云攤錢傳也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
卽攤錢也

詩云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也滄爾雅
謂春秋夏有水冬無水以滄也

鸚鵡州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梅
衡被山處故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能生

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于此後忽乘黃鶴來歸

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褱袱之類
白樂天嘗以文集畱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命崇
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帙送寺余嘗于項子京家見王

右丞画一卷外以班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内襲以薄繒觀帙用巾旁可想也

剛卯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以拔除不祥漢姓劉以劉字印金刀使金刀之利不得行也輿服志長一寸二分方六分又云剛卯漢制莽禁之金刀莽所鑄錢後復禁之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語書中語也又云摘髻王孟和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習騎射始見於此又宋劉炫謂左氏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騎馬之漸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單騎弁髦男子始冠則用之既冠則棄之

今人呼妻父曰岳翁。曰丈人。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故呼爲丈人。又以泰山有丈人峰，故又呼丈人曰岳翁。亦曰泰山。

元結以不飲者爲惡客，後人以痛飲者爲惡客。

投瓊卽今之擲投子。投今作骰，非也。蓋取投擲之義而骰字卽股字，不音投。

甘羅事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封上卿相。秦者羅祖茂。文君當盧，盧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曰：昔酒之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

壚，故名，非温酒壚也。

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

漢惠帝賜金，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金錢，蓋一金與萬錢等也。

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爲八秩。

祖道黃帝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

爲行神，因享飲也。方相氏黃帝次妃嫫母。

纍祖一云帝元妃

羈縻，羈馬絡頭，縻牛鞞。

無恙，恙毒蟲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

勞必曰無恙乎又曰恙憂也又猶食人獸

乘傳傳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

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驛乘傳依

乘符傳而行

陽秋即春秋避晉諱故以春秋為陽秋

孔子無鬚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

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像多鬚誤

豹直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

義謂之豹直

招闕晉伐偃陽諸侯之士門焉叔梁紇挾之以出今

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力能招國門之闕而不以刀

聞悞

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今人父喪稱孤母喪稱哀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

毛寶無放龜事放龜是寶所統之人武昌軍

老郎署顏駟事今作馮唐用由左太冲詩誤

諱名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趙談改

名固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故郭泰鄭泰皆

改作太。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本此。
 天幸霍去病事，今作衛青用。承王維詩誤。
 王姬、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媯、楚芊、齊姜之後。
 世凡嬪人皆稱姬。誤。
 郎官上應列宿。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依
 烏郎府是也。非二十八宿。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故今稱任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戍守耳。今例
 稱瓜期不當。

殿試。唐武后天授元年始。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戶、吏。宋徽宗設。

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孔子主癰疽。趙岐以為癰疽之醫。按說苑：雍雎人姓

名趙岐，傳之誤。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當作畫。史記田單聞畫邑，王蠋

賢，劉熙註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

兵畫中，遂攻臨緇，即此可證。

論語禮記中束修束脯也。十挺為束。延篤曰：吾自束

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束帶修飾也李固奏
 記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晉荀羨擒賈堅堅曰吾束
 修自立君何謂降耶皆檢束修飾之義與論記不同
 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諸侯五馬又云漢制
 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二
 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又王羲之守永嘉
 遂援爲太守事嘉庭列五馬後
 玄孫之子爲耳孫言去高曾遠但耳聞也
 楚滅陳爲縣名始此非始於秦

晏駕晏晚也天子當晨起方崩稱晏駕者臣子之心
 猶謂宮車晚出也

下官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

牙郎本作互郎取互市之義今訛爲牙郎誤

唐肆今過路亭無壁者

庶出宋神宗問呂惠卿曰庶字從庶何也曰凡草木
 種之俱正生蔗獨橫生蓋庶出也故從庶
 齧膝之馬良馬低頭口至膝故云

前筵後筵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

曰享有禮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享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虎子溺器也

尺牘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教單于以尺二
牘報漢

屬續續新綿人死置口鼻以候氣之絕否

廁踰踰音投漢石奮洗親裘中廁踰顏師古謂汗衫
非也青衫雜記以蘇林說踰為溷是也

里長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進士科隋煬帝大業元年始後世因之

矐目矐音角以馬糞薰之使喪明也

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葭苧之親葭苧蘆管中白衣至薄者也

劓刑去頰旁毛

絆變婦人有汗也絆變月事也

緼廣敝衣襜褕蓑衣晁鬪雨衣

泚筆蘸濕筆也岑文本命吏泚筆口占

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踏弩也

叔孫通起朝儀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曰臚下
告上曰句九賓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又言
句字衍文臚傳即傳臚殿榜唱名曰臚傳本此
康莊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公主天子嫁女不親主婚使同姓諸侯主之故謂公
親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
孫來孫之子為舅孫舅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
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

媽媽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不
入他羣故今稱婦曰媽媽螿亦不入他羣故為馬螿
一名玄駒

嬰兒男曰兒女曰嬰

影國附庸也

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五尺曰墨十尺曰丈一手盛
曰溢兩手曰掬掬一升也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令甲今人稱法令曰令甲出漢宣帝詔蓋是法令首
卷觀江充傳註令乙章帝詔令丙可知想漢律有十

搢紳謂插笏於紳紳大帶也搢插也今作緝緝帛赤色非

梟首百勞名梟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死懸其首於木故今人標賊首以示衆曰梟首

追蠡趙希鵠云追琢也今画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剝蝕也追蠡言禹之鍾欵文追起處剝蝕也今孟子趙岐註非

寤生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杜氏註云寐寤而莊

公生風俗通云兒生未能開目視者曰寤生為是

孟激字公宜孟子之父母仇氏孟仲子名畢孟子之子見譜朱子從趙氏註以仲子為孟子從昆弟與譜不同

堯封禹為夏伯故謂之伯禹
春秋繁露曰凡費用羔羊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祥也故以為贄
君平子陵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為嚴如宣

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卿名沉。
杜仲度名操。曹魏時避武帝諱。故隱操字。則知度非
名也。韓愈諱辦。稱杜度。誤。
妄一男。漢武帝時。田千秋以訟太子寃。拜相。匈奴單
于謂漢使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
得之矣。

古史考曰。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
彈鳥。鳥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鳥號之弓。
三農者。平地山澤也。又云原隰及平地。

巴豆與蜣螂。研塗傷處。可出箭鏃。
七夕俗。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中。以爲戲。爲婦人宜子
之祥。謂之化生。

六博。用六棋行之。故名。又云用六隻骰。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陽精。以協其數。

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髮禿。見風俗通。又云五月上
屋見影魂飛。

男子入學。多用七歲。五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
說。至冠笄亦然。按北齊李渾弟繪。六歲願入學家。

以偶年俗忌約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便輒竊用未幾通急就章則其來久矣

緣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為緣呼為被池宋子東春寒到被池用此

周禮方相氏歐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故墓上列栢樹路口置石虎為此

喪服記曰魯哀公曰五穀囊起伯夷叔齊不食粟而死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又云祝融主火化故祀以為竈神鄭玄以竈神祝融是老婦非巳丑日卯時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又淮南子炎帝作火故祀以為竈神五行書云五月辰日猪頭祭竈治生萬倍
鄉忌竈神夫人又五經異義云竈神姓蘇名吉利夫人姓王名搏頭
執明甲戌神呼之入火不燒
參商高辛氏二子闕伯實沈日相征伐帝乃遷闕伯

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辰爲商星昏見參爲晉星曉見二星晝夜不相是

俗以初五十四廿三爲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三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冬至後餘一日則閏正月餘二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十三日則不閏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三年六十七甲子

洪武十七年甲子爲中元正統九年甲子爲下元弘

治十七年甲子爲上元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爲中元

雪多作於戊巳日凡遇戊午巳未日天必變雨遇亢壁二宿直日則免餘宿不可免

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宮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皆守常位是謂星

市井古井田因井爲市故稱市井三吳漢分會稽吳興丹陽爲三吳

漢高帝時田橫死從者不敢哭隨板叙哀故承以爲挽歌漢武時李延年八爲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

送士大夫庶人
 字數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
 一百九十四字
 行李左傳李本作岑岑古文使字宋方勺云按黃帝
 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
 將行先治裝也
 卯本柳字後借為寅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為西北
 之北

敬字從著

音棘

非苟也從支非文

臯古罪字秦以臯似皇字改為罪

對幸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劭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為劭刀改刀為力

駿音雖或作駿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

駿作精之至也

天田星為靈在辰位故農字從辰

謚法司馬法俱周公作

杜子美詩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蓋玉帳乃兵家
 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

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為玉帳

琢音篆玉不琢不成器當作琢

隋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去去辵作隋

陣古用陳王右軍小學章旁作車為陣

影古用景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為影

畱落不偶霍去病諸宿將嘗畱落不偶註畱謂遲畱

落謂墮落今作流落誤

雒陽漢以火德王穴忌水故去水加佳以洛陽為雒

魏土德故仍從水

蹇不載姓苑下有蹇字音義同註曰姓也則蹇當作

蹇春秋蹇叔亦應作蹇傳寫之誤耳

雋永雋肥肉也

乾沒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與陸沉義同

乘勝逐北北音佩敗也

弔之矢貫弓也古者莖葉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驅

鳥獸之害今從口從巾失其義矣

石敢當五代漢劉知遠時勇士謂其勇無人能當耳

祠山張大帝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長子以木德王其地故且約踰年酉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歸子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生子渤為祠山神神始自長興自疏聖澤欲通津廣德使化為狝役使陰兵後為夫人李氏所見工遂輟故避食狝

符堅拂蓋郎夏默等三人長至一丈九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二寸

安祿山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一千斤

尚長字子平范曄尚作向

馬援路博德俱為伏波將軍

鮫即鯨字鯨死化為玄魚故合而為字

祖士雅祖逖字也作士雅者誤

蔡襲蔡邕子襲子名睦又按羊祐邕外孫則女亦不

止文姬

元紐憐太監請於朝謚杜甫為文貞見張伯雨跋語樂說告韓信反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買之

棄市國絕

賁赫告英布反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後

陶穀本姓唐避晉祖名改小字鐵牛

衛青父姓張嵇康父姓奚文彥博父姓敬

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至維至走入醋甕

申棖史記作申黨家語作申績績即黨也後漢王政云無申黨之欲其為悞寫無疑今棖黨並祀是以一人為二人也黨字子周懸直孔子弟子字子象史記

作懸豐向未從祀

闕止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見史記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作亂者乃闕止止字子我字與宰予相似故悞以為宰我

南華老仙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故名

野雞漢呂后名雉改雉為野雞

醉如泥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則醉如一堆泥故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齊醉如泥

張騫使塗林安石國得榴故名安榴石榴

露葵蔡朗父名純因名蓴菜曰露葵
桑維翰曰唐末文人謂芍藥為婪尾春蓋婪尾酒乃
最後之盃芍藥殿春故名
聖僧揚州人呼楊梅為聖僧

子甃北方毛段細軟者書鳥獸毳毛是也今訛為紫
耳

織絲織音志今訛為注絲又轉訛為紵絲音音宁非
注也見鄭氏釋文

僕頭今訛為僕頭僕音伏與僕被之僕同起周武帝

以幅巾裹首故云僕頭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子後為商聲本黃帝後伶倫
作

染黃帝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

鷓鴣音鹿專郭璞云籠也

偏提即注子唐改曰偏提又說郭云猶今酒盤

鉛槧槧板長三尺謂以鉛刻於槧而書之木可修削

故簡板稱教削

戩戩杙也所以係舟亦云样柯样柯那出此材所以

得名

眊音餌羽衣一名兜鍪劉備好結眊

朱紱卽朱裳畫爲亞形亞古弗字故因謂之紱亦作

鞞

緡錢緡絲也以貫錢錢一百曰一緡

漢魏以前戴幅巾晉宋用幕籬後周以三尺阜絹向
後幘髮名折上巾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雖人主妃
后非乘馬卽步輦自郊祀外不乘車也

漢升帝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此

國中尼姑之始

何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爲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左傳云國狗之瘼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瘼狂犬也今
云獬犬宋書云張收爲獬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又
椎碎杏仁納傷處卽愈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

羣萃錄

角十二聲爲一疊

玉卮無當當底也

東方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光明電王名阿毘嚩

西方光明電王名主多光北方光明電王名蘇多末

尼善男子聞是名字及知方處者遠離一切怖畏

雷電災橫之事

梁簡文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舡三呼其名除百

忌又呼爲孟公孟母劉思真云玄真爲水官死爲水

神

岳飛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葬後朝廷

購求葬處隗之子以告及啓棺如生乃以禮服歛焉

隗順史失載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

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書一經或二經或五經

他境人不達其義問五經至束帶迎于門乃知是酒

五餅爲五經也

勒畢國人長三有翼善言語有鳥如蠅聲遠聞狀如

鸚鵡名細鳥

鳳子大蝶見韓偓詩

晉書曰犬黑頭畜之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世乘車
黑犬白耳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耳世
世衣冠
周周鳥名首重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
飲
鷓鴣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

肉樹端溪猪肉子大如盃炙食之味如猪肉而美
酒樹柳也似酒且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

取停之數日卽爲佳酒
柯樓國仙漿取之樹腹中青
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乃真酒味也

渠荅鉄蒺藜欵刷曲刀也

不落酒器名白樂天詞銀不落從君勸

桃笙宋魏之間方言謂簾爲笙桃笙以桃竹爲簾也
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見柳子
厚詩

豆腐淮南王劉安所作
衢尊尊酒器也六尊爲衢

今人作書及可咲事便云呵呵出石季龍載記石宣
殺弟石韜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言呵呵似胡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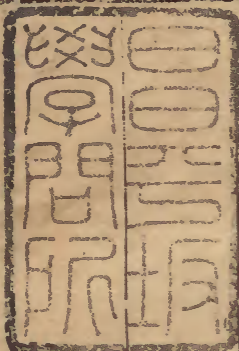
世言開春出楚辭開春發歲風中氣既變
令人謂避人爲畔陳後興齊雲觀謠曰齊雲觀寇來
無際畔

南越稱男曰珠化女曰珠女貴珠也

今人呼藏酒器曰曇抱朴子曰曇是鳩鳥之別名也
今之卜者以錢蓋唐時已用之賈公彥儀禮註云以

二少爲重錢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六也而多
一少爲單錢單錢七也兩少一多折錢錢八也

中酒有曰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葉嗅蓋鄉語也
又曰倒壺



羣碎錄終

